

风物咏

烟台的秋

张凤英

烟台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,有时候,我甚至觉得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烟台的气候变化指定的吧。

您看,这立秋一到,夏日的炎热似乎紧接着就褪去了,一早一晚的空气立刻清爽了许多。住在城市里的我,首先看到,满大街的梧桐树叶开始随风飘落;南大街的银杏叶子没用几天就全部都黄了,它们或金亮金亮地挂在树上,或打着旋儿飘舞着,昭示着秋天的降临。

梧桐叶落时,总是有些声响。先是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像是老人的轻叹;继而“啪嗒”掉在地上,便不动了。叶子落得多了,保洁工便拿着竹扫帚来扫,“唰——唰——”,单调而固执。我每每站在四楼的窗边看他们扫街,那驼背的老李,右手持帚,左手扶腰,一下一下地扫,叶子堆成了小小的丘。

银杏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那叶子不似梧桐叶般萎黄,而是明艳的金色,在阳光下很是刺人眼。风过时,叶子便纷纷扬扬地飘落,像无数小扇子在空中打转。树下常有孩童嬉戏,专拣那完整的叶子,比谁拾得多。有时,一个孩子突然叫起来:“我捡到一片像蝴蝶的!”其余的孩子便围拢来看,叽叽喳喳如雀儿。

海风是咸涩的,初来者走在滨海路上,常被风吹得眯了眼,头发也乱蓬蓬地竖起。久了,头发便显出一种特殊的干燥,摸上去沙沙作响。老烟台人说这是“海风吹熟的”,言语间颇有些自豪。这风到了秋天,便愈发清冽起来,带着远方海洋的气息,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
渔港的秋天最是热闹。清晨四时许,渔船陆续回港,马达声“突突”地响着,惊醒了附近居民的梦。船上满载着鲅鱼、带鱼、黄花鱼,银光闪闪地堆在甲板上。鱼贩子们早已候在码头,双方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一个穿胶皮围裙的壮汉正从船上卸鱼,忽然脚下一滑,“扑通”一下摔在鱼堆里,周围人哄笑起来。他也不恼,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干活。

市场里的海鲜摊子摆得满满当当。卖螃蟹的老王头最会招揽生意,见人走过便喊:“刚下船的飞蟹,黄儿多着哩!”他左手捏着一只蟹,右手“啪”地掰开壳子,果然露出满满的黄儿来。主妇们围着挑选,这个嫌小,那个

嫌贵。老王头也不急,笑眯眯地应对着。旁边卖海蛎子的妇人则沉默得多,只低头用小刀撬开蛎壳,露出里面肥嫩的肉来,便足以吸引顾客了。

秋日的海滩上游人渐少。夏日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收起来了,沙滩上只零星地散落着几个散步的人。海水变得格外清澈,浪花拍岸时泛起白色的泡沫,旋即又退去,在沙滩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痕迹。偶尔能捡到被浪打上来的海星或贝壳,孩子们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。

山上的秋色又是不同。昆嵛山的枫叶渐渐转红,远远望去,像是一片燃烧的火焰。登山的人不多,三三两两的,踩着落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。半山腰有座小亭子,常有老人坐在那里歇脚,从保温杯里倒出茶水来喝。茶水热气腾腾的,与清冷的空气一碰,便化作白雾消散了。

城里的学校开学了。清晨,街上满是背着书包的学生。中学生骑着自行车,三五成群,铃铛“叮铃铃”地响;小学生则由家长牵着,不时停下来买早点。校门口的煎饼摊前总是排着长队,摊主手法娴熟,舀一勺面糊倒在铁板上,“滋啦”一声,用刮板一转,便成了一张薄饼,再打上鸡蛋,抹上酱,卷起来递给顾客。孩子们接过煎饼,一边吃一边往校门口里跑,生怕迟到了。

公园里的菊花展是每年秋天的盛事。各色菊花争奇斗艳,白的如雪,黄的似金,红的像火。游人摩肩接踵,有拿着相机拍照的,有凑近闻花香的,还有带着画板写生的。一位白发老者站在一盆“凤凰振羽”前久久不动,后来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,记了些什么。问他,才知他是市农科院的退休研究员,每年都来观察菊花的品种变化。

黄昏时分,街边的小餐馆亮起灯来。有一家专卖海鲜饺子的,老板娘和面、擀皮、包馅,动作一气呵成。饺子下锅时“扑通扑通”地响,不一会儿便浮上来,白白胖胖的。食客们蘸着蒜泥和醋,吃得满头大汗。门外秋风瑟瑟,门里热气腾腾,玻璃窗上很快结了一层水雾。

夜市的喧嚣要持续到很晚。烤鱿鱼的香味飘得老远,摊主一边翻动着铁板上的鱿鱼,一边用刷子抹油,鱿鱼受热卷曲起来,“滋滋”地冒着泡

儿。旁边卖糖葫芦的也不甘示弱,高声吆喝着:“冰糖葫芦——不甜不要钱!”红艳艳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,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情侣们共吃一串,你一颗我一颗,不时相视而笑。

秋雨来得突然。方才还是晴天,转眼间乌云密布,雨点便“噼里啪啦”地砸下来。没带伞的人慌忙躲到屋檐下,有的干脆冒雨前行,反正离家不远了。雨水冲刷着马路,将落叶都冲到下水道口,形成小小的漩涡。雨停后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,天空如洗过一般明净。

图书馆里总是安静的。秋天的下午,阳光斜斜地透过玻璃窗照进来,在书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读者们或站或坐,沉浸在书的世界里。偶尔有人咳嗽一声,或是传来翻动书页的“沙沙”声,反而更衬托出宁静。一位戴老花镜的老先生正在查阅地方志,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录,神情专注得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

居民楼下的空地上,常有人晒秋菜。大白菜一排排地摊开,接受阳光的洗礼。主妇们一边翻动菜叶,一边闲话家常。张家儿子考上了大学,李家闺女要出嫁了,王家老太太病了……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,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。晒好的白菜会被做成酸菜或泡菜,成为冬日餐桌上的美味。

港口的黄昏最是迷人。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海面上,将海水染成金红色。归航的渔船剪影般地移动,海鸥盘旋着鸣叫。防波堤上坐着几个钓鱼的人,一动不动地等着鱼儿上钩。远处灯塔开始闪烁,为夜航的船只指引方向。潮水慢慢上涨,“哗——哗——”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。

烟台的秋天就是这样,既有热闹的市井气息,又有宁静的自然风光;既有丰收的喜悦,又有岁暮的感伤。它不像春天那样娇嫩,不像夏天那样热烈,也不像冬天那样肃杀,而是以一种平和从容的姿态,演绎着季节的轮回。

我深爱着烟台的秋天,爱它的丰富多彩,爱它的朴实无华。每当秋风起时,我经常忍不住深吸一口气,让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充满肺腑。这气息,是家乡的味道,是记忆的烙印,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乡愁。

胶东的秋天

曲树强

秋,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季节,胶东的秋天,更是色彩与香气的盛宴,是丰收与静思的交织,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。当第一缕秋风拂过渤海湾,胶东大地便悄然换上了最华美的秋装,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,向人们展示着它独有的秋日之美。

红叶,是胶东秋日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昆嵛山的层峦叠嶂间,红叶如火,燃烧着片片山野。那红,不是单纯的红,而是由浅入深的渐变。从枫叶的嫩红,到山楂叶的深红,再到柿子叶的赭红,层层叠叠,如一幅巨大的油画,在天地之间铺展开来。我曾漫步于蓬莱艾山的林间小径,看那红叶在阳光下美得令人窒息,正如古诗所说的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胶东的红叶,是自然的杰作,是季节的馈赠。站在山顶,极目远眺,漫山遍野的红叶与远处的海天相接,构成一幅壮丽的画卷。风过处,红叶纷飞,如红蝶起舞,飘落于山间小溪,汇成一条条红色的溪流,流向远方。

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,胶东的丹桂,是秋日里最迷人的气息。这气息,是秋天的精灵,是胶东秋天的灵魂。

在街心公园,我在林间小道上悠闲地走着,丹桂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,沁人心脾,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那香气,不浓不淡,恰到好处,令人沉醉其中,不愿醒来。丹桂的香气,是胶东秋天的呼吸,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抚慰。

在胶东的秋天里,最丰饶的画卷当属果树园。在莱阳,九月正是莱阳梨成熟的季节,硕大的莱阳梨挂满枝头。莱阳梨素以“果肉细腻、汁水丰盈”深受人们喜爱,是莱阳这个小县城的甜蜜名片。

在素有“胶东柿子之乡”美称的青岛鹤山风景

区,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,红如玛瑙,黄如琥珀,绘就一幅秋日的丰收图画。在烟台的一处苹果园里,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,如灯笼般点缀在枝头,果农们正在采摘苹果,感受着果实的饱满与甜美,体会着劳动的快乐与收获的喜悦。这树上的每一个苹果,都承载着果农们的希望与梦想,都诉说着胶东秋天的丰饶与美好。在龙口市的一片葡萄园里,一串串葡萄挂满藤架,紫的、绿的、红的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仿佛一串串宝石,在秋日的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,写就秋天里最浪漫的诗篇。

秋天的胶东农村,房前屋后都是玉米、花生和大豆,金黄的玉米、饱满的花生、沉甸甸的大豆,构成了胶东秋天最朴实的丰收图景。

胶东的秋天,不仅是视觉与嗅觉的盛宴,更是心灵的洗礼。在这样的季节里,放下繁忙的工作,走进自然,感受秋日的宁静与美好。在蓬莱艾山,行走在一方青山秀水中,会立即感受到绿水缱绻带来的舒爽;在昆嵛山,站在高地,远处山峦连绵,心情也变得豁然开阔。

胶东的秋天,不仅仅是一个季节,更是一种生活哲学,一种生命态度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如秋,有繁华、有凋零、有收获、有思考。真正的生命,不在于追求永恒,而在于珍惜当下;不在于拥有多少,而在于感受多少。

胶东的秋天,是大地的诗篇,是生命的礼赞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,更在于感受;不仅在于拥有,更在于分享。在这个充满色彩与香气的季节里,我们放下浮躁,静心感受,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美好与意义。

当秋风再次拂过,我闭上眼睛,感受着胶东秋天的脉动,心中默念:生命如秋,静美而深刻。